

谢谢你的肩膀

司马小萌

特意从儿子家楼下走过。不为别的,就看他家窗帘拉开没。拉开,就证明他们一家旅游回来了。

同行的小夏不解地说:“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?”

我不打,理由“没必要”。少惊动,是我的生活准则。孩子们心大,我也心大。

不怕你笑话,同住一个小区,快半年没去他们家了。他们过来次数也不多。有事,咱们电话说事;没事,大家各自乐呵;不用用完没了漂在一起。你若安在,便是晴天。

这次他们出去半个月了,陪女儿到贵州参加少儿垒球比赛,顺便到昆明玩几天。我不像大多数家长似的,出门叮咛回程嘱咐、每天早晚还要啰嗦两遍。儿子除了出门时打招呼,中途微信留一次话,其他全免。留话,也是让我猜猜孙女的比赛成绩。倘若没拿上名次,估计这个也免了。而我,也就关心一下他们几号回京。

“没有消息,就是好消息”,谁说的?从某种意义上讲,有道理。

1

立秋,真没有立秋的样儿。南方的朋友们仍在喊“热死了!”有位南京哥们儿在朋友圈调侃:南京改名字了,叫“热斯拉岛”;我也改名字了,叫“晒德曲黑”。

就连“处暑”,不少地方仍没有“出”暑迹象。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和夏秋之交,越来越多的反常纪录在不断被刷新。

北京下了两天小雨,几乎不用打伞。室外26℃,还有三四级风,凉爽得叫南国弟兄眼红。但我心里明白,也相当悲观:人类活动产生的巨大碳排放,正让这个星球走向灾难。以后或许“王小二过年,一年不如一年”。其实不用“或许”,今年6月,全球陆地出现了自1850年代末人类有系统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温度。高温、干旱、野火、暴雨和洪水席卷了北半球,世界各国都未能幸免。悲催的是,我国也是报告气候灾害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。

2

87岁的老爷子坐在小区长椅上,优哉悠哉听音乐,不时随着节拍摇头晃脑。我进出楼门撞见他几次,知道是同一栋楼的。他的特征很明显:留着长长的白胡须,相当漂亮,特别适合摄影人的“拍照需要”。

知道他听的音乐是什么吗?不是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,而是《献给爱丽丝》!

这是贝多芬脍炙人口的钢琴曲。年轻人最爱,几乎所有学钢琴的孩子都绕不过它。

老爷子这品味,绝了吧?

《献给爱丽丝》也叫《致爱丽丝》,原名《a小调巴加泰勒》,是贝多芬为一位颇有好感的女学生所写,并在乐谱上题写“献给特雷莎,1810年4月27日,为了纪念”的字样。19世纪60年代德国音乐家诺尔为贝多芬写传记,在特雷莎的遗物中发现了手稿。遗憾的是,诺尔在出版这首乐谱时,把原名《致特蕾莎》错写成《致爱丽丝》。从此,该作品以《致爱丽丝》的名称在全球流传,而原名《致特蕾莎》却被人们忘记了。

假如特蕾莎天国有知,我可以想象她的愤怒。

3

有人说,在这个世界上,你几乎找不



红硕满枝 杨慧涛 摄

出一个从未被蚊子咬过的人。

这话,我信。不过,立秋了凉爽了,蚊子不会那么猖狂了吧?

对不起,让你失望了。

原来这该死的家伙也是很怕热的。倘若气温到40℃,这厮连张口的欲望都没有了。秋天的温度在25℃到30℃之间,最适合蚊子生存。此时又是蚊子繁殖季节,雌蚊为了产卵,需要大量营养,所以逮着机会就拼命吸血,攻击性也更强。

于是,在一个美好愉快的清晨,在徐徐微风的爱抚下,在与闺蜜遛弯中,我“中招”了。

有点不可思议,因为我已“武装”到了牙齿:出门前,所有裸露皮肤,统统抹上花露水。以至于芬芳扑鼻,直担心别把同伴熏晕过去。

结果你猜怎么着?俺只“漏网”了区区一厘米见方的地方。就这蚕豆大的裸露皮肤没涂上花露水,就被蚊子叮了好大一个包。

多么狡猾的蚊子!我不扶墙,只服你。

4

邻居家的丝瓜花,好漂亮!我左拍右拍,还发朋友圈嘚瑟。拍完,又勾起俺的农家梦。

其实也就想想。不住在一层,没有小院,啥也种不了;去农村弄块地啥的,孤家寡人的,没这个兴致。但是,话又说回来了,想想是可以的,人若没个念想,日子该多无趣!

地下车库一角,突然发现一缕爬山虎。悄无声息地,红了。还记得著名作家杨朔的散文集《春风第一枝》吗?浪漫得紧。

这缕爬山虎,该是“秋风第一支”吧。乖乖,没人催没人逼的,给点阳光就灿烂。就像我。

小区水池一景:一个莲蓬,羞答答地耷拉在一朵荷花上。是啊,它累了,我理解。谁都有累的时候,都想找个依靠。

我替莲蓬对荷花说:“谢谢你的肩膀!”声音很小,免得人家说我“自作多情”……

还有,“没有消息,就是好消息”这句话,据说最早的雏形出现在1616年,英王詹姆士一世所写。直译为:“没有消息,总比坏消息来得好。”

月光浴

方英文

高中门前,两条河流交汇处,冲撞漩涡出一个大水潭。潭深大约两三米水面积相当于大半个教室。因此那个水潭,在我们眼里无异于大泽阔湖了。

水潭被丛密的柳树荫蔽着。越是接近,便越觉得风清气凉,嘎嘎的鸭子叫声也就越响了。走到跟前发一声喊,鸭子们吓跑了,要么跑上游,要么滑下游。阳光从柳树的枝丫叶片间漏下,水面晃悠着金片朵朵。大家呼啸着脱衣褪裤,弯腰撩水拍胸,啪啪拍着,嘴巴嘟囔着,两脚弹跳着。因为水太凉,大热天不能猛余,否则激出病来,所以先得局部刺激刺激。

当年号称以学为主、兼学别样,实则多半时间体力劳动。帮附近的农人夏收,或是玉米地锄草回来,胳膊被庄稼叶子划拉了道道血痕,太阳又晒得先红后黑一身臭汗。此时扑进水潭里如同进了战地医院,那温柔浮摆的水藻黏胳膊缠腿,一如白衣天使的小手滑溜肌肤。

某一天,去十几里外的地方挖渠排水,大家干得起劲,因为要管饭。忽然传来噩耗,说多年不用的大铁锅刚抬出来,竟被一个顽童丢石块砸透了锅底,没法管饭了!大家顿时蔫塌了,没人说笑了。领队老师觉得失信于学生,心里惭愧,就说忘了一件大事,说县上教学局要来检查吃忆苦饭,宣布立即解散,全都上坡找野菜吧!

掌声响起,丢了铁锹镢头,河里洗去两腿泥,呼啸着上了山坡。每人都找了野菜,两手捧着,或前襟撩着。返校快到时,先下小河里洗净,一并交给烧饭的胖子。一大牛头锅苞谷稀米饭照见人影,倒入野菜,就稠了。撒碗盐,擀面杖来回搅拌十几圈,师生们一人撸一碗,校园里转着吃、走着啜,声如雷阵雨夹带了冰雹,纷纷赞扬新社会好——旧社会虽然也吃的这个,但是旧社会吃不安宁呀,饭刚煮好兵匪来了,赶紧草绳缚了饭锅拎起就跑,满山架岭的躲啊藏啊。

见大家吃得声如群鸭打架,伙头军笑道:“吃饭跟喂猪一样噢!一头猪不好喂,胡拨乱拱挑食咧。一群猪你再看看吧,猪食一倒槽里,哪管好坏,抢哩争哩互咬哩——大锅饭好啊香啊!”

话说得这么难听,居然也没谁生气,这不仅因为伙夫是区委主任的小舅子,更因为大家想着只要能吃上,你爱咋说咋说好了。况且笼统说的,也没点具体人名。

吃得大汗淋漓,太阳落山了,月亮升起了,有人喊叫打江水(洗澡)去啰!可是黑板报上出现两行粗体粉笔字布告:

今夜天朗月色好,女生都洗革命澡!

完了,肯定是新来的女副校长出的主意。我们只好拿上毛巾,河里擦个上半身了事。

女副校长带领女老师女学生,好几位腋夹脸盆,没夹脸盆的项上环条毛巾,或手握梳子香皂,叽叽喳喳一长溜,月光下扭扭蜿蜒着去向大水潭。

男生不能洗澡,月色总可以欣赏吧。学校后面有个小山庄,长着一棵古老的桦栎树,五六人合围不严。大家不约而同,带着二胡笛子口琴,说是演奏歌曲,不如说看女生洗澡——其实哪能看得清呢,一两百米外哟,只看见树影婆婆娑娑摇曳恍兮惚兮,夜鸟飞过头顶的同时,传来戏水声嬉笑声。

大家调了调乐器,合了合调子,刚演奏了一句,那边的女生就唱上了——

敬爱的毛主席~

又演奏一句,对方接唱:

敬爱的毛主席~噢~

大家亢奋了,使劲演奏了第三句,女生齐唱:

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~昂昂……

就这么着,男生演奏一句,停下,待那水潭里的女生齐唱一句,男生再演奏下一句。如此你演奏时我不歌唱、我歌唱时你不演奏……

几十年过去,时忆彼情彼景,迷离幽隐不可言,天上几缕白手帕似的云,轮流着把月亮擦拭得愈发皎洁娟丽。夜风凉爽袭人,月亮一如香囊,香囊被夜风挑破了,于是那芬芳的香气,也许是草木香气也许是妙体香气弥漫了整个夏夜,尽管谁也看不见谁。

